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曲阜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曲阜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曲阜集四卷宋曾肇撰肇字子開南豐人鞏與布之弟也治平四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龍圖閣學士以元祐黨歷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崇寧中復朝散郎歸潤州而卒紹興初謚文昭事迹具宋史本傳案

肇行狀載所著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進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内制集五卷尚書講義八卷曾氏譜圖一卷楊時所作神道碑曲阜集奏議目次並與行狀同而西掖集十二卷内制五十卷外制三十卷則與行狀稍異宋史藝文志馬氏經籍考其集亦並著於録明永樂十年其裔孫刋行奏議曾棨為序有

兹特曲阜集中一卷尚當為刻全文之語則明初原集尚存不知後來何以漸就淪佚傳本遂絶

國朝康熙中其裔孫儼等取所存奏議益以詔制碑表諸逸篇掇拾編次別為此集前三卷皆詩文後一卷則附録也肇立朝有守屬黨論翻覆以一身轉側其間往往齟齬不合又嘗力諫其兄布宜引用善類而布不從所上

奏議如乞復轉對宣仁皇后受册百官上壽
敕韓維繳王覿外任諸篇皆為史所稱述今
並在集中可以考見大概其制誥亦爾雅典
則得訓詞之體雖深厚不及其兄肇而淵懿
溫純猶能不失家法惜其全書已亡如進元
豐九域志表為肇所撰見於王應麟玉海而
集中亦無之則其佳文之散失者固不少矣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曲阜集卷一

宋 曾肇 撰

詔

元符日食求言詔

朕以眇躬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

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非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令周行之内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採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臧否風俗之媺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鯁論嘉謀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唯信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毋蹈後

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許於所在封章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

朕意

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范純仁令

赴闕供職詔

卿三朝元老四海具瞻出處為邦國之重輕用舍繫仁賢之消長久置散地宜還本朝歷陛降於殿帷仍總司於琳館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靈庶幾鯁論嘉謨日聞

忠告昔周公已老猶在京師留侯既封不去漢室眷惟舊弼異世同心聞命疾馳副朕所望

制

除向宗良檢校司空充醴泉觀使昭信軍節度使制

昔周盛世則有申伯之良翰在漢懿親則有少君之長者眷吾仲舅蚤著賢稱登進寵名誕敷誥號醴泉觀使泰國軍節度明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明州諸軍

事明州刺史上護軍河内郡開國公向宗良庥慶深厚
秉德粹溫富貴無自滿之心恭孝有夙成之質肆朕承
祧之始首膺授鉞之榮兹屬東朝亟還大政念崇德報
功之誼將錫異恩守右賢左戚之規莫回慈旨換節瀕
江之地叅華空土之名增衍戶租併申朕志於戲維我
太母有勞皇家方其艱虞則出任社稷之重及底靖康
則還就宮闈之安動靜必惟其時進退靡失其正而猶
鑒觀前載深抑外親爾其念長樂之好謙思文簡之垂

裕益堅素履永保令名

除皇弟似守太保依前開府儀同三司蔡王充

保平鎮安等軍節度使制

朕惟本朝之制厚公族之恩列第京師不忍使之去國兼榮將相未嘗責以治民豈惟致敦叙之仁抑亦隆夾輔之勢矧吾寵弟實位真王念方屬于妙齡將即安於外邸雖云密邇能不疚懷肆舉徽章用孚衆聽皇弟武昌武成等軍節度鄂州滑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守司

徒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鄂州滑州諸軍事鄂州滑州刺史上柱國蔡王似出神明之胄鍾禖祝之祥氣稟温良生知遜悌雅愛圖書之習夙堅忠孝之誠桐葉疏封已侈盤維之寄棣華致好每敦和樂之私比遵朝著之趨尚處宮隅之邃屢觀啓奏祈避禁嚴志雖莫回情實未忍思在宗之誼豈忘原隰之衷顧開府以時難縻國家之典迺涓穀旦增峻官儀更兩鎮之節旄正三師之位叙兼陪井賦益壯宗藩於戲周誥孟侯則曰無康

好逸漢詔諸子亦云無邇宵人蓋位不期驕者人情之常寵至益戒者前哲所尚往服休命永綏令名

太僕少卿李周祕書少監制

東觀以圖書為職長貳之選尤髙非年耆德茂未易得也然秩清務簡處不爭之地恬於榮進則能安之好利夸侈者不能一朝居也具官李周質性純厚臨事有守歷試煩使時之老成位于列卿衆謂淹久進秩外史往服少事優游省闥不亦美歟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制

士大夫束髮起家白首辭位終始無悔人之所難豈無
褒嘉慰爾歸老具官賈昌衡名卿之裔以吏能進歷試
内外致位通顯優有風績號稱康平上書引年願還印
綬嘉其知止足之誼閔汝有官職之勞序進文階以為
爾寵退安閭里俾益壽臧

左武衛上將軍郭逵特贈雄武軍節度使制

念功隱卒國有彝章矧予勞舊之臣嘗處討謨之地奄

終壽考宜極哀榮具官郭逵少也知書長而戡武蚤著戰多之績深通靜勝之謀伏波未衰尚威名之可憶營平既老亦籌策之是咨孰云注意之辰忽起云亡之痛聽鼓鼙而增感賜鈇鉞以飾終尚其有知膺此異數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制

朕於用人不盡其力不奪其志均其勞佚欲臣下悅而知勸也爾以材諝久勤于外自陝以西兵食所賴而屢以疾告自請方州甘棠之郊姑遂爾欲坐嘯卧治安其

風土庶幾少休毋忘忠報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差遣依

舊制

法始於貴者所以示朝廷之公恩篤于舊臣所以為天下之勸眷吾近弼嘗詿微文雖符守之既更顧寵名之尚闕吏民安仰廉陛未尊具官蔡確材術疏通謀猷膚敏與聞機政自元豐之紀年升冠宰司當永裕之復土屬均勞于輔郡旋褫職于殿廬原情無他在法當復尚

淹時日以塞人言未忘矜念之心難廢公平之典備顧問於帷幄稍還近班宣條教於翰垣益思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中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

侍讀制

有位而無官守有禄而無事責此階散所以無常員也然必積日累年不罹罪悔有司銖寸較量應格然後一遷亦已艱矣具官李常閎裕而静深温恭而諒直秉義

陪朕朝夕有恪葢直延閣長憲臺侍經席皆儒學之華選仕進之要地也人處其一以為寵榮爾今兼之其任重矣兹又因其歳成進秩二等往服朕命職思其憂

蔣之奇寶文閣待制制

三聖圖書萃在延閣儒學之士職列其中諷議討論維時妙選雖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以為榮任亦加重具官蔣之奇富以辭藝博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為久次眷予南服付以列城屬愚民弄兵騷動嶺

表武夫利賞賊殺善民而爾應接經營多中機會有罪就戮無辜獲申載嘉爾能宜用褒顯進於侍從之列不改帥師之舊使遠人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為汝之光不既多乎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制

會稽西阻浙河東漸于海有陂湖灌溉之利故歲多順成有絲枲魚鹽之饒故俗重犯法獄訟稀簡土風和平置守牧人此為樂國具官熊本辭學起家果藝從政南

宫西掖試用有聲番禺豫章循行可紀因爾能效委兹
重寄環地千里提封七州兵籍賦輿莫不兼總名聯侍
從之列身寄牛斗之間是為寵榮盍務報稱
御史中丞胡宗愈中大夫尚書右丞制
先帝稽古建官肇自三省維尚書萬事所出丞實總其
紀綱糾正官邪彌綸國典非通達治道剛毅有守烏能
勝其任哉具官胡宗愈明允篤誠敏於世用待時以君
子之器立朝有諍臣之風直筆正繩無所回撓開廣朕

意見弗欺之忠補助政體多可行之論斷自朕志擢貳中臺躐進文階增峻堂陛唐太宗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天下有受其敝者而當時魏鄭公戴冑劉洎輩迭處其位皆號得人令朕虛己仰成股肱是賴爾其矯正浮偽振肅偷惰使官修政舉有貞觀之風則豈獨爾為稱職亦以副先帝作則垂憲之心可不勉哉

朝奉郎石厦京東路提刑制

朕於用刑寧失有罪而歲報大辟有加無損意法網尚

密使民難避易犯歟抑吏之不良猶有遷情以就法者歟故于臨遣使臣尤欲使知朕意以爾質厚而識明宜能導民以遠罪哀矜而折獄舠齊魯之俗易與為善往祇朕訓其盡爾心

契丹偽公主錫令結年封夫人制

先帝威德覆被四方宜有遠人舉宗內屬優錫命數朕其可忘某人生自大邦嬪于西土能慕聲教叩關請朝引對在廷益嘉恭順胙之成國視古小君象揥翟衣以

為爾寵往帥種落舉為王民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制

樞機之地選用士人宣納密命自神考始肆予纂服收拔端良寘諸左右盍遵先志具官范純禮夷易有守篤實無華恂恂自持言行相顧失職茲久秉心不移起分州符未厭輿議其還延閣侍從之選來贊右府訏謨之微副予咨求盱爾忠蓋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大中並轉兩官制

朕圖疆埸之功常以静勝為優斬獲為下顧如爾等立效西陲實在前日第勞行賞則有舊章其往自今當體朕意

故降授太子少保致仕潞國公文彦博追復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國公制

朕嗣位三月三下恩書徽纆桁楊棲置弗用放流竄逐係踵生還尚念故老元臣嘗位丞弼或奪爵身後或殞

命貺中霈澤之行豈限存歿不有追復孰慰幽䰟具官文彦博佐佑四朝勲德兼茂粤自神考命為師臣逮及先皇咨以重事去國未久嘖有煩言降秩春官僅存公號齎志没地屢閲歳時𢿱自朕心悉還舊貫維垣印綬冠秩百工全晉節旄視儀三事納書泉壤流澤子孫死而有知可以無憾

除曾布銀青光禄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制元符三年十月八日下

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斡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迺登次輔以告大廷左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魯郡開國公曾布敏識造微懿文貫道器周小大之用智適古今之宜被神考特達之知亟躋禁從膺先朝倚注之重久執事樞而能悉心公家宣力夙夜忠以迪上誼不辭難憂勤百為壯老一節肆朕纂臨之始尤嘉翼戴之勞參稽師言圖任舊德文昌端揆之列紫微

陪侍之班合兹寵名作我近弼仍遷階品增衍户封於戲朕有休息百姓之心汝則覲文而匿武朕有總核庶工之志汝則務實而去華以至甄序材良敦奬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使萬物各得其平無一夫或失其所汝之職也尚往欽哉

表

南京謝上表

以儒懦而辭將符以親嫌而避邊要頗識事君之義敢

干留令之誅仰賴聖明俯矜誠請既逃罪戾仍獲便安
伏念臣無所取材粗知嚮道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
造次顛沛必於是焉以平生寡偶而少徒故臨事易危
而多畏昨祈外補聊避煩言未容墨突之黔遽改并門
之帥且節制方面號為儒者之榮率先戎行正是人臣
之分便當即路詎敢懷私直以任非所長力有不逮矧
弟兄之孤立擅將相於一時中懼滿盈外虞讒間再瀝
籲天之懇中蒙易地之優維陳宋之奥區首東南之甸

服周流二國俛仰十期何幸衰年復尋故步望千門之
宫闕識三后之衣冠合抱干雲或異時之拱把峩冠束
帶多前日之佩觿所愧薄材曽徼恵政下孤民望上誤
國恩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舜智兼容堯仁徧覆初無心
於予奪皆因物之短長是致孤生與叨平施毋輕民事
方竭力於兹辰茍利公家誓捐軀於異日

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裒録諸儒之效俯逮羣生繆

進官榮併叨恩賚省循非稱冒昧為慚竊以簡册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為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為難在昔有官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繇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法謹而嚴子長雖謬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於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失實或設辭亂骰而不工或疏略牴牾之相形或取舍抑揚之未當歷觀前載兹謂材難矧兩朝功德之崇高而五世聲名之富

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檮杌鬼瑣之姦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温純深潤之辭追二典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揣分無堪幼聞道於父兄粗知好古長論文於師友竊慕著書然而植性昏冥受材濩落有淺見寡聞之累無屬辭比事之長遭世盛明脫身冗散天禄石渠之奥蚤預校讐金匱玉板之文得叅論次玆儒林之盛選實仕路之殊榮特達甄收莫非帝力周旋長育咸出上恩自視庸虛固難報稱雖勤劬

於夙夜謾淹歷於歲時闡發大猷豈敢希於作者整齊故事或可繼於前人甫臨汗簡之終適遘負薪之疾奏書天陛阻親望於清光拜賜宸庭莫與聞於褒詔豈期推賞并及罔功養拙藏愚久已逃於常憲因人成事茲復玷於異恩遜避弗容驚惶失措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務尊先烈祗紹永圖謂祖考之功非形容之可既而子孫之孝在潤色之為能深詔有司共成大典葢兼資於衆智不求備於一人每矜載筆之勤靡間吹竽之濫致

兹瑣質均被鴻私螻蟻雖微素積愛君之志涓塵有補敢忘許國之忠

陳州謝上表

初緣細故輙丐徙州繼露危誠復求易地圖報未伸於萬一冐煩已至於再三自非明恕之朝當在譴訶之域聖恩甚厚私願弗違視太守之章孱愚知幸望長安之日感涕難勝伏念臣託勢至孤叨榮過重謀身寡術易致於人非竊禄無功難逃於鬼瞰材微命舛福薄災深

方祇歷下之行忽遘漳濵之疾顧筋骸之素憊困藥石之交攻氣屬如絲識幾去幹已分身歸於厚夜不圖天假於餘生恍如夢寐之初回惜若醒醲之未解神明凋耗形體支離念官守之尚遥迫王程之有限内省尫羸之質豈堪撼頓之勞非敢自愛於疲癃實懼仰慙於任使幸修門之在望恃延閣之見收叫閽自言伏質俟罪益疾痛之加者呼父母而是懇精誠之至者動金石而非難果上惻於淵衷俾曲從於私便維兹藩輔密邇京

師事簡民淳首被朝廷之化里安户佚稀聞枹鼓之音顧臣何人獲此善地可覬康寧之福皆緣覆護之恩矧常守於是邦有相望之仲氏流風未遠故事可詢重念臣昨守汝陰亦隷畿右始引小嫌而求避出於慮患之未周終明大體而復還良以至公之在上銘心敢忘粉骨難酬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燭於十微而隆寛盡下威德加於九有而内恕及人篤遺簪墜屨之仁推藏疾納汚之誼太皇太后陛下處奥室之中而周知萬事

據崇高之勢而洞照羣情常懷大德之好生不忍匹夫之失所憫臣忝陪侍從之末察臣實嬰沈瘵之餘假借寵靈安全孤朽臣敢不體上之慈而哀矜於下念已之病而綏養斯民庶收塵露之微少答乾坤之施

南京謝上表

得郡便私未報期年之政因人易地更分京邑之權朝始去於故棲夕遂臨於新部伏念臣材不堪於巨用行有愧於古人叨塵侍從之華寖冒藩垣之寵未踰再歲

更守二州既不能興教化於民使之遷善而遠罪又不能作聰明於外因以誑世而取名惟殫夙夜之勤期副焦勞之念矧彼淮陽之地舊為楚國之郊屬頻年昏墊之餘加比屋凶饑之後浚渠路以疏積潦發廩庾以賑流民方竭力於經營遽蒙恩而轉徙國家別建都邑內壯皇居維王迹之所基視他邦而尤重掌離宮之筦籥奉原廟之衣冠以屬微臣彌慙非據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矜憐舊物優假近班尚容環走於王畿因使周知於

土俗奉承清問敢希宣室之歸攀附末光未覺長安之遠誓當盡瘁少冀分憂至於事鞭扑以立威飾厨傳以干譽非明時之所尚亦私義之不為

徐州謝上表

懷章去國不啻三年荷槖入朝未淹百日復棲遲於民社驟違遠於闕庭迺義理之當然豈人情之所願竊念臣秉性固陋承學迂疎懷是古之至愚抱守官之獨見豈特難堪於世用固已不善於身謀昨者召自留都處

之宗伯屬郊丘之肇祀議天地之經祠執禮雖明趨時則戾已行之令豈孤論之能回不避之誅敢偷安而苟免旋抗章而請𦤎蒙易地以示恩繼露徼衷復頒温詔終賴乾坤之造曲成犬馬之私假以使符置之善地循行閭里固多魚稻之饒周覽山川頗有江湖之趣夫何孤蹇獲此便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寛裕有容包含徧覆將以招致芻蕘之論是用特寛斧鉞之威伏惟恩慈豈易報稱臣身雖在外義不忘君况仰賴於皇明忍自

慤於素守深念長人之寄知無不為益堅許國之誠死而後已

賀元祐四年明堂禮成肆赦表

侑帝饗親旣金聲而玉振赦過宥罪遂雷動以風行歡聲達於幅員協氣充乎上下竊以躬事天之禮莫如王者之堂極嚴父之心是謂聖人之孝講兹鉅典屬在熙朝即路寢以親祠兆於仁祖黜五精之並祭斷自神宗光昭前聞啓迪後嗣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寶命祗適先

猷平成百度而不有其功覆載羣生而不尸其德謂時和歲豐之效乃高穹顧諟而然謂刑清武偃之祥乃七廟威靈所致矧屬承祧之始永懷濡露之思具申報本之誠且展事生之道以祭恐數而瀆故遵三歲之期以郊則遠而疏故度九筵之位季秋令月吉日上辛備法駕之儀協雅聲之奏牲牷博碩籩豆靜嘉元龜大輅之旅陳篆轂錯衡之輻輳并柯共柢按圖牒而充庭鼚首貫胸衽衣冠而就列以引以翼有壬有林奠珪幣以告

虞舞羽旄而象德靈心合荅精意感通嘉得四海之懽

增受萬年之筞尚念有司之庶獄豈無弗獲之一夫乃

御端闈亟敷大號滌瑕蕩穢已責逮鰥空狴犴而縱縲

囚開府庫以賜軍士布慶施德昭天漏泉彼泣辜弛網

之仁推食解衣之惠方之於此不其狹歟臣忝綴從班

適分州寄莫與奉璋之列徒懷拱極之心

賀上傳國寶表

受命之符爲時而出自天之佑維聖是承方拜貺於大

廷遽均恩於率土官師動色海寓蒙休臣聞夫國璽之有去來猶周鼎之有輕重好治而惡亂舍昏而即明頃自有唐之衰薦更五代之季伏而不發殆且百年忽爾自歸將傳萬世所以表祖宗積累之慶告社稷靈長之休在聖與仁宜昌而壽恭惟皇帝陛下沈潛迪哲剛健好生參天地以成能垂子孫而作則果有神物是貽皇家固將配甘露以紀元豈止擬芝之房而度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下列奏升中之頌敬俟

方來

賀冊皇后表

中闈肇建盛禮具行人神恊謀夷夏胥慶竊以國家為天下之本后妃實王化之基致治所繇求端非遠恭惟皇帝陛下紹天駿命垂世永圖承七廟之吉蠲奉三宮之供養而長秋虛位六職曠官咨求淑人來相宗事上遵太母之訓下採有司之言鼓鐘在庭典冊備物坤元博厚已正於隆名婦順章明可風於率土臣身雖在外

義不忘君誦造舟之詩想見光輝之盛申彤管之戒庶幾補報之忠

宣州謝上表

信而後諫愧無平仲之言罪不容誅誤脱成湯之網屈嚴科而賦命畀善地以寧親聖澤隆寛自古未有愚心感激欲報何從伏念臣蔽蒙之人迂濶於事以直道為敬天之實以詭情為駭俗之非殺其身有益於君行之無悔見其利不顧其義死莫敢為知萬折而必東故三

已而無慍汲黯之戇寧免世嫌子文之忠益出天性切
服兩宮之知遇稍希八彥之激昂故有橫逆之來曾無
左右之助口欲清而愈濁外無正而不行徒傷忠敬之
難明亟比欺誣之重坐既免投於荒裔仍擇處於近藩
風俗休戚在所漸摩朝夕旨甘得其順適道固隆於善
貸恩尤著於曲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聽德維聰使臣
以禮兼洪覆無私之運均大明徧照之神謂好言利病
者有區區憂國之心謂不事權貴者非汲汲謀身之輩

方免官而從衆竟薄責以勸忠臣敢不敬體惠慈退加脩省凡正心而誠意必明辨以篤行金石可磨祇慎子臧之達節死生不變庶幾徐邈之有常殫夙夜治民之勞全始終報上之意

曲阜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曲阜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王寶唐

曲阜集卷二

宋 曾肇 撰

奏議

上哲宗皇帝乞復轉對

臣伏覩令文臣下得言時政闕失公私利便者臣聞帝王即位之初必有以順天下之心答中外之望其為之有序在知其要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仰承顧命而履天

下之尊太皇太后陛下俛狥權宜而議軍國之務此正華夏蠻貊洗心注目顒顒觀聽之時也端本謹始實在今日臣愚輒不自揆敢布腹心伏惟留神聽察幸甚臣伏覩先帝嗣位以來憂勤恭儉日謹一日神功聖德充塞天地固非臣言所能髣髴也陛下繼之承之任大責重然四海之廣萬事之煩億兆之衆不可家至而人接之則欲達天下之情成天下之務豈有他哉在廣言路爾言路廣則人人得盡其情人人得盡其情則上無不

聞之事下無不通之志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羣臣之忠邪賢不肖雖在四方萬里之外陛下不出戶庭不降几席可以周知而備見矣然後察政令之得者則力行之彌綸未至者則損益之百姓之所願欲則與之百姓之所疾苦則除之顯忠而去邪任賢而退不肖夫然故上澤得以下及下情得以上聞百官有司奉法遵職貴者不以崇高而敢肆賤者不以疎遠而敢欺陛下深處法宮之中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任己聰明則其

察愈詳其蔽愈甚因衆之聰明則所視者遠所聽者周故先王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陳誹謗之木又使瞽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工諫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彼豈聰明之不足哉知任已不如任衆也舜之繼堯所守一道然舜初受命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謂繼治世者耳目尤不可以不廣故也三代以還洛詢訪納固非一途然近世之所當行祖宗之所已試則命百官轉對實今日之要務也昔唐太宗初即位延見羣臣或論往古

成敗或究民間利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規務
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感嘆議息征徭故能創
業垂統成貞觀之治下至代宗每於紫宸聽朝常限三
人奏事敢言者賞其盡規不言者責其隱默故陸贄以
謂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周世宗即
位之始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故能外絶兵威内脩
政事而顯德之政獨高五代先帝熙寧之初亦詔百官
咸以次對故事不遠行之非難此臣愚惓惓所以有望

於陛下也今學士大夫布滿周行人有所懷皆願自獻但慮詢求之未廣聽納之未至爾陛下沛然發德音下惻怛之詔使之極言無有忌諱則孰不踴躍奮勵各罄所知以補聰明之萬一哉陛下察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而勸之以賞言而未當或過於訐直者寬裕包涵而不加以罪非但舉虛文循故事而已如此則四海之內知陛下有好問之美有聽言之實忠謀讜論日聞於上而阿諛壅蔽之私不得行矣天下之情孰有鬱塞而不

伸天下之務孰有怠廢而不起者哉故臣愚過計以謂今日之要務未有易此者也至於廣收骨鯁敢言之人充耳目之任勑左右侍從之官責以論思獻納是皆朝廷之素講不待臣言而悉者也伏惟聖慮深遠無所不周如臣微賤不識大體顧以世荷國恩兄弟皆蒙先帝不次收採不勝犬馬之私貪於自效愚者千慮冀有一得冐進狂瞽干犯典刑惟陛下察其用心而赦其僭妄不勝幸甚

右元豐八年四月上時為戸部郎中

上哲宗皇帝論經明行修科宜罷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制

臣奉詔詳議三省所定科舉條制其經義詩賦等科已與禮部尚書孫永等連狀詳定奏聞外有經明行修舉人一項臣竊有愚見須至前議臣伏以國家取士之制人才之盛衰風俗之美惡繫焉今設經義詩賦等科施之一時則可矣然皆取人以言而不本其行方之於古

臣竊以為未也至於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稍優其禮則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其意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繇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投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録校一日之長則不唯士失自重之誼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别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為虚文而已恐未稱所以命官薦舉優其恩典之意也竊觀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所以不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専以言故也今

雖未能盡復古制故經義詞賦等科未可盡廢然馴致先王之治亦宜有漸則經明行修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令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録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經義詩賦等科之上庶使學者知尊經術篤行誼人人勉於自修自一鄉推之以至一縣一縣推之以至一州一州推之以至一路一路推之以至天下則四方之士莫不知尊經術篤行誼以待

上之求應上之用如是而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人才既盛風俗既美則所謂經義詩賦等科非以行誼進者人將恥為之不期於廢而自廢矣如此則經明行脩之舉有得士之實不為虛文而已也或謂以行取人則有浮偽矯詐之弊盡去防檢則有交通請謁之私臣以謂此殆論者之私憂過計也夫左道亂衆色取仁而行違者固聖人之所深惡然必有以察之試之於利害得喪之地則可見矣凡人之情孰不好善朝廷誠能

正心誠意進任正人明利義之分辨榮辱之境以示天下則雖蚩蚩之民莫不用實以應上況於士哉然則所謂浮偽矯詐之弊非所憂也明考察之方公進退之法以任人之得失為舉者之賞罰行之以信持之以久風俗日入於厚則交通請謁之私又非所憂也三代兩漢之治去今遠矣然臣猶惓惓以此為言者幸遇朝廷欲得經明行脩之士故臣欲由此而充之以至於復先王之制以成朝廷之美意其言雖迂其效雖遠然有志於

古者恐不能以彼而易此也伏惟聖慈特加詳察如臣言萬一可採其設科舉士之制願詔有司取三代兩漢之法見於令者參時之宜裁定其當

右元祐元年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册

臣伏聞已降勑命將來太皇太后受册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臣伏考故事皇帝於大安殿發册皇太后於文德殿受册令來詔旨遵用舊典臣子之誼復何所言然

臣伏見太皇太后自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豈非以聽決萬機出於權宜垂簾視事蓋非得已而外朝者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邪推此言之受册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爾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册於崇政殿仁宗出自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今皇帝述仁宗故事

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太后儻於此時特下明詔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册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天地神靈孰不歡喜華夏蠻貊孰不推仰兩誼俱得顧不美歟伏惟太皇太后聰明睿聖慈仁恭儉功德之被天下堯舜禹湯不能遠過非獨秦漢以來母后之所不及則雖日御外朝未足為過而臣乃於一受册之際猶以為言者誠見太皇太后

執心謙沖至公至正動容周旋必務中禮非如漢唐母后私於其身必不以受册外朝為已之欲臣愚故願因此增廣盛德使天下曉然知聖心所在垂之萬世以為典則而後之言禮者必曰母后不踐外朝自太皇太后始豈非希世之高行哉臣伏見昨者太皇太后志在愛人毅然獨斷令即英宗神御殿後建神宗神御殿詔旨深切聞者感動至於垂涕此自古明智之君未必能為而太皇太后行之無毫髮吝則知今日退就便殿受册

必非所難此臣所以敢言而不疑也夫一日出踐外朝事至微也然臣獨有私憂而過計者不得不極言之章獻太后非獨受册文德殿至於元日御會慶殿受朝及南郊禮成御會慶殿受賀其生辰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入太廟行恭謝之禮此皆天聖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行之不足以仰稱太皇太后為宗廟社稷權宜聽政之心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太皇太后博覽古今詩書以來毋后得失

盖無不知則於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思然臣待罪侍從以論思為職苟有所見不敢默然

右元祐二年二月上時為中書舍人三月一日内批付三省將來太皇太后受册應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當御文德殿顧予涼薄豈敢上比章獻明肅皇后所有將來受册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體太皇太后此意降詔施行　蘇軾撰詔曰祥禫既終云云　所有將來受册可只就崇政殿七日

降出行下

上宣仁皇后論坤成節百官上壽

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昨者深自抑損特發德音不欲臨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册詔書一下中外嗟嘆忠義之士至於感泣況臣待罪侍從嘗獻瞽言不謂偶合聖心特加收採非惟仰見陛下克已復禮之聖又以知陛下虛心納諫之明士生此時不能竭忠盡智裨補萬一苟有所見懷而不言則竊位欺天何所逃責此臣所以

不避冐瀆之誅傾寫肝膽置於上前儻一言有補萬死無悔臣竊聞近日有司建議坤成節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比附天聖三年故事施行臣伏考天聖三年故事宰臣樞密三司使學士知制誥待制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契丹使班於殿廷上壽如禮賜酒三行百官詣内東門拜表稱賀至天聖九年始詣會慶殿百官上壽如乾元節之儀葢自天聖三年至八年以前凡六年盡如三年之制亦足以見當時

君臣守禮畏義之心可謂至矣今者三省樞密院乃不
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令日有司之議特降朝旨令文
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此臣之所未諭也太
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出臨外朝
故就崇政殿受册竊詳聖意務從抑損今乃會百官將
校皆赴崇政殿廷隨班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
未有禮更增於舊在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本末似
不相稱臣愚以謂此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

失於不思爾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前世母后不可及之盛德有休息百姓覆育萬物之大功受四海九州愛戴之備養其為尊榮亦已極矣豈待百官將校旅列於庭然後為貴哉臣愚故願特詔有司一用天聖三年長寧節故事比附施行使天下之人知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如一本末相稱書之史册垂法萬世豈不美哉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惟陛下留意無忽

貼黃臣竊見崇政殿廷不至寬廣遇雨久須經緜延和殿前簷赴坐竊聞議者謂百官不赴則夏國使人亦不得與上壽賜酒臣愚以謂天聖中非無夏國使人自可遵用故事若以其外夷遠來奉貢特許入與上壽賜酒出自恩旨宜亦為可更自聖意裁酌

禮部符准太皇太后已降旨揮長寧節故事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上壽禮緣係天聖九年章獻明肅皇后御會慶殿典故今來豈敢比用所以將來坤成

節崇政殿上壽可只依天聖八年以前章獻明肅皇后御崇政殿行上壽禮典故施行七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今來所得旨揮施行

時為中書舍人

上哲宗皇帝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臣前日輒違詔命妄陳所見退省僭冒恭俟刑誅不謂陛下赦其狂愚特賜詔札委曲誨諭如父訓子臣豈不知從命順旨為得理逆命忤旨為有罪然臣一門之内

世受國恩陛下擢臣備位近侍保全長育德澤深厚臣儻貪於承命懷不盡之心致天下之論謂陛下聽決萬機三年於此辨别忠邪賞罰功罪無不曲當而獨於此有過舉之累則臣之負國罪何可逃臣之報君義將安在此臣所以不避萬死之責傾寫肺肝冀有補於萬一也臣前奏乞令韓維指陳范百禄所為不正非欲令維與百禄較正是非止欲考覈維之欺君與不欺君爾若維所陳皆中百禄之病則是維為執政敢為朝廷别白

邪正是非真得大臣之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謂之欺哉若維所陳皆失事實則其欺君罔上事理灼然明正典刑人心自服蓋執政大臣參預國論其於論議臧否人物不一一須形文字但顧所言當與不當推而行之人心服與不服耳豈以一無文字便謂之欺唯是百官有司有所陳列須具劄子奏狀自達非如執政大臣朝夕進見故不得不然也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豈以具案牘為事哉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以

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謂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損也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議論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夫執政大臣天子之所禮貌所以共安危治亂者也古人以謂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陛廉遠地則堂髙又言二千石尊重難犯乃能使下夫二千石益一郡守耳猶不可輕易去之况陛

下左右執政之臣有堂陛之勢者乎臣蒙陛下厚恩食
朝廷厚禄豈有私一韓維以負陛下然臣惓惓不能自
已者為朝廷惜進退大臣之體爾伏望陛下察臣心澄
神熟慮儻蒙採録乞如前奏施行所有誥辭未敢脩撰
右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哲宗皇帝繳王覿外任詞頭
臣今月十八日吏房送到詞頭五月十五日奉内降旨
揮王覿言事不當與一外任合入差遣不得帶職十八

日三省同奉聖旨差知潤州者臣承乏近侍職在訓詞理有未安合具敷奏臣伏見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聰明大闢言路雖拂意逆耳詆訐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容者莫不虛心克己温辭降色以受之天下之人歌咏頌嘆以謂古之聖帝明王不過如此二三年來不唯朝廷政事人情以至四方萬里幽深隱伏之利病莫不畢聞於上者言路無壅故也是以在廷之臣人人勇於自效至不以出位為嫌而以不能盡言為恥振起天下敢言

之氣始自今日故如覿者身在言責有所聞見不得不為陛下盡言而無隱也陛下未以其言為然猶當寛大含容未宜遽棄何則以言賞人猶有覬望畏縮而不敢進者以言罪人人將鉗口結舌望望然去矣其肯以身蹈禍而覬萬一之聽察哉故覿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為重輕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伸屈在此一舉此臣不得不為陛下慮也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覿一言論及執政即去之

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且執政大臣朝夕在人主左右據利勢國柄人情之所難言者也導之使言猶或不聞其過令一言及之遂至逐去臣恐在廷之臣以覿為戒依違顧望莫肯正論執政大臣雖有罪惡陛下亦將不得聞矣此可為寒心者也陛下臨政以來何獨至於覿一言之入遽不能容示天下以不廣也覿以小官不二三年拔擢至此今以言獲罪猶補便郡於覿何損臣所惜者於聖政不為無累耳伏望陛下深念

祖宗付託之重愛惜朝廷臺諫之體不以容納狂直為難而以壅塞言路為惜以觀所論質之公議茍其言可取固當行之如無足採亦願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終始如一而執政大臣有所畏懼增益陛下虛心納諫之明是一舉而數美從之也其可忽哉臣備位侍從首尾三年常恨不能補報萬一令輒緣職事冐進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幸甚所有制辭未敢脩撰

貼黄臣伏見豐稷昨任諫官所論者陛下骨肉間事猶且含容矜貸更獲美遷聞者皆服陛下仁慈寛厚有天地之量豈獨於覿而不能容伏望聖慈更加省察

右元祐三年五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哲宗皇帝進仁宗朝戒飭内降詔書事跡乞禁止請謁

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自臨御以來正身率

下杜絶請謁裁抑恩倖凡自内出無非德政未嘗以私撓公以人亂法親戚近習斂衽安分退就繩墨朝廷清明紀綱肅然論者以謂秦漢以來母后共政未有若斯之懿非二聖一心秉誼克已何以致此謂宜終始守之貽則萬世而近日以來頗有干求内降特與差遣者雖其事至微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盛德然竊恐僥倖之人乘間伺隙轉相攀援煩瀆聖聽雖二聖天地之度坦然無私但慮左右干祈迫切不免曲狥其意杜漸

防微宜在今日此臣之蠢愚竊抱惓惓愛君之心傾竭肺肝庶有補於萬一也臣竊觀前史伏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詔書約束臣下干求内降合中書樞密院如内降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具條執奏以聞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御史臺閣門牓諭仍著為法丁寧懇至出於誠心當時羣臣亦每以禁止内降為言輒見納聽故一時朝廷號為肅清雖間有干請而不能虧損聖政者臣下維持之力也大抵人情苟務便私樂於僥倖

此門一開浸淫不止始自一二至於三四至於五六漸
無紀極則朝廷名器由此輕矣朝廷百度由此墮矣其
源至小流弊至大此臣之所大懼不得不為陛下極言
之也且朝廷爵禄有限人之私欲無窮苟不持之以公
因緣請託將至於不勝其煩陛下亦將厭之矣伏望聖
明不以臣言為狂妄試加省察若有人才可用或聯近
親出自聖意欲與恩澤者自可明諭輔臣度其所宜公
行除授其餘一切禁止無得私請仍諭輔臣如有内降

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執奏以聞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閤門御史臺常加覺察牓諭朝官使人明知上意如此則聖徳日新朝無粃政邪枉之門塞公正之路開遠繼祖宗之明實社稷無疆之福也臣備位侍從以論思為職竊有所懷不敢隱默謹并録上仁宗朝緣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八條别為一通伏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

右元祐三年八月上先是内降左班殿直錢珏特差

幹當牛羊司內殿崇班劉言特差幹當翰林司公上此奏時為中書舍人詔書八條具列於後

天聖九年十月詔曰朕遵列聖之謀荷慈宸之教於茲八載雖至小康而縉紳之間名節罔勵致臺丈之上奏謂吏議之不容矜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詆誣執政干撓有司分屏翰者或奏請之靡厭主按察者或寬縱之為得貪而無恥姑務營私老而非賢曾不知退由廉恥之未飭致風化之靡純

臨朝以恩於朕何望用稽彛訓申儆羣倫茍少冒干
官箴將自投於公憲布告遐邇體朕意焉侍御史知
雜事劉隨言近年内外庶官多營求内降公行請託
至有涕泗上前以希恩澤者請揩其事以申戒之故
降是詔
明道二年四月詔比來臣僚宗室外戚命婦多以進
納為名干祈恩澤自今非著例一切罷之凡表奏毋
得縁親戚投進禁中事有傳宣令有司實封覆奏内

批改官及與差遣未得即行委中書樞密院審取處分天下毋得創修寺觀所進乾元節香合及山儀並停罷惟功德表疏聽附驛以聞例有賜者合内東門司取旨

康定元年十月詔如内降指揮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合中書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

慶歷四年十二月諫官余靖言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案事回上殿求改章服請自今臣僚入對有輙求恩

澤者合有司劾其罪從之

慶歷六年四月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密院比歲以來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半年或一年後與轉官或改職且遷除之體率有常規若因勞賞擢之不次孰曰不然事出僥倖縱賒歲月冒厭羣議譬之賈人交易於市作為契券立時待價非惟滋長濫恩實亦有虧治體請自令文武官輒依前比而希遷改者並明行責降從之

皇祐二年九月賜中書門下詔曰朕躬庶政之機持大公之柄而比有憸幸肆興妄圖或違理覬恩或冒罪希貸率求内出間亦奉行蠹政虧風莫斯為甚雖屢頒於詔約曾未絶於私求兼慮臣庶之家貴要之列交通請託巧詐營為陰致貨賕密輸珍玩夤縁結納侵撓權綱刻宗祀之涓成屬祥釐之均被嘉與中外絀此非宜勉於自新以底於治自今内降指揮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執奏毋得施行敢以貸

賂結託貴近者令諫官御史劾奏之先是上謂輔臣
曰比有貴戚近習夤緣請託以圖内降雖頗抑絶然
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禁止之庶澄清宿弊示
信天下輔臣等對曰陛下躬行大祀以新庶政闢至
公之路杜私謁之蹊實天下幸甚然載之赦條恐未
盡聖意上乃别為手詔與赦同降
嘉祐二年八月知諫院陳升之言比日内降營求恩
賞者雖許執奏而有司時有奉行自令請令中書樞

密院推劾以正干請之罪從之

嘉祐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璋罰銅三十斤初璋求内降轉官而為知諫院陳升之引近詔劾奏之也

上哲宗論亢旱乞罷春燕

臣伏見去年諸路災歉京西陜西人至相食冬間屢得嘉雪槩麥甚茂饑民嗷嗷待此以濟而雨不時應旱氣已成麥苗萎黄勢將槁死雖有收成之處所得固已無

多若饑饉薦臻公私受獘有不可言者此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而恬然莫以為意此臣之所未諭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畏天愛民海内所知豈忍生靈轉徙溝壑恐是上下蒙蔽苟寛聖心但云雨澤小愆未至害事九重深遠何由盡知臣等承乏從官不敢雷同隱默敢效小補仰裨萬一伏見已定今月十七日春燕臣愚切謂天菑方作民食未充乃於此時君臣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伏天災導迎和氣伏望特賜德

音為罷春燕使百姓咸知陛下憂恤民窮則天意亦順必有膏澤應聲而至猶足以蘇枯槁以答生民之望葢輟一日之適而成終歳之功在陛下之甚明辨也惟留神無忽天下幸甚　右元祐四年上時為中書舍人

右公與彭汝礪同上此奏十六日批出罷宴

分祭郊社議

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歳一郊固已疏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

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令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謬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獘

法聖朝寛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刼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不勝幸甚

上哲宗皇帝乞分祭

臣近奉詔集官議南郊合祭天地事已具議狀奏聞然

臣職在典禮再三思維此天地大祭國家重事況當陛下郊祀之初尤宜敬重舉措一有未安貽議萬世尚慮前狀開陳未盡敢再冒昧以聞伏以天地合祭非先王之禮學士大夫所共知之不待臣言而信也然使合祭於承事神祇無不順之理雖非先王之禮何為而不可行蓋以聖人之於祭求之茫昧不可知之中故必因其方順其時而用其類以致之是以因髙以事天因下以事地兆五帝於四郊朝日於東夕月於西兆司中司命

於南兆風師雨師於北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而春夏秋冬各順陰陽之性其於祭祀或燔或瘞或埋或沈以至圭璧幣牲坎壇樂舞各從其類先王非茍為之以謂求之如此之盡然後庶幾神之來享也茍為反是則其於格神也難矣今論者以罷合祭則天子未有親見地祇之時夏至親祀北郊則以五月行禮為難欲因南郊并舉地祭此於人事以求自便則可矣以此為親見地祇之實則末也何則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

違其時施於羣小祀猶且不可況地祇之尊乎以此事地地祇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為親見地祇之實此臣之所未諭也且屈已從神與屈神從已二者孰安令以五月行禮為難而引地祇以就夫已茍從人事之便恐失陛下恭事地祇之意此又臣之所未諭也聖人之事神洞洞乎其忠屬屬乎其敬舍忠舍敬常禮所不肯為而謂陛下肯安之乎臣愚故謂合祭不可復親祀不可廢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則親祀之禮無不可為

已於前狀論之矣唯陛下留神省察遠惟先帝復古之心持以至誠不倦之意無從苟簡自便之說以成躬事地祇之實則上下神祇孰不顧享天下後世孰不稱頌臣以職事詎當罄竭伏望聖慈詳加採擇幸甚

右元祐七年五月上時為禮部侍郎　初詔集議顧臨蘇軾范祖禹等八人主合祭范純禮曾肇劉安世等二十二人主分祭肇又獨上此奏至九月宰臣呂大防進呈卒從顧臨等議於是下詔曰祖宗以來郊

廟常祀皆以時遣官攝事惟三歲一行親郊之禮因祫享廟室並祭天地於圜丘昨因詳定郊廟禮文所建議見行合祭不應古義先帝有詔定親祭北郊之儀命下而未舉行是歲圜丘罷設皇地祇位而廟享尚循權制令朕以臨御之初郊見上帝因得躬享太廟然地祇大祀獨闕不講恐於王者察於事地義不可緩其令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祀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

指揮宜令有司擇日遣官奏告施行仍候禮畢日依
前來指揮集官詳議將來親祀北郊合行事件及郊
祀之歲所享典禮奏聞

上哲宗皇帝乞分祭

臣伏覩詔書冬日至南郊宜設皇地祇位以嚴並祀之
報此葢皇帝陛下急於親祭地祇不待考正典禮遽下
此詔然臣切詳詔旨亦云合祭不應古義令則設皇地
祇於南郊乃是復行合祭之禮既以為非又自行之一

詔之中前後違戾詔書又云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循元豐六年五月之制是則異時北郊禮行合祭復罷天地大祀國家重事而輕易變更頗同兒戲廢置神位幾于弈碁此臣所以聞詔愕然不知所措也臣伏思陛下之意無他以謂王者父天母地尊親並行即位以來親見上帝而未及地祇恐乖明察之義又為議者所惑以謂五月祭地必不可行則是長闕事地之禮故因南郊并舉地祭欲以致誠敬於地祇爾以臣所見欲以致誠

反近于怠欲以致敬反近于瀆何則南郊非祭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圜鐘為宫其變以六非祭地祇之音燔柴升煙非祭地祇之禮不問神之享與不享姑欲便于人事不近于怠乎令世之人家有尊長所居異宫子弟致敬必即其處尚不敢屈致一堂況天子事地可不如家人之禮哉前日以合祭為非而罷之令日復行異日復罷謂神無象廢置自由不近於瀆乎陛下志在誠敬而所行反近於怠且瀆此無他為陛下謀者以

古為迂率意改作務從苟且趨便一時故也臣愚不達時變竊為陛下痛惜之陛下即位八年兩行明堂大享之禮今兹有事南郊凡與天神皆從祀次第行之則將來郊祀之歲親祀北郊并及諸神固未為晚何若遽為此舉以涉非禮之議哉況五月祭地前世之所常行本朝開寳中亦曾四月行雩祀之禮古人尚以六月出師誰謂夏至有不可行禮者哉臣愚伏望陛下速降德音收還前詔令冬南郊禮畢即命有司詳定親祀北郊

儀物仍令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以從簡便俟至郊祀之歳斷在必行如此則於承事神祇不失誠敬先帝已正禮文不至無名改作使萬世之後以謂復行先王祭地之禮自陛下始不亦善乎臣蒙恩擢備從官職在典禮朝廷舉措得失臣與其責故自聞詔以來徬徨累日言之則為逆旨不言則為失職熟慮再三寧以逆旨獲罪不敢失職以負陛下任使也是以罄竭狂愚觸犯忌諱庶幾萬一有補聖明則臣雖受重誅所不敢避唯

陛下留神省察不勝幸甚

右元祐七年十月上

上哲宗皇帝議明堂祀上帝及五帝

臣謹按周禮稱昊天上帝稱上帝五帝文各不同昊天上帝則一帝而已五帝則五方之帝理自明白不待辨而知唯上帝之稱世或專以為昊天上帝或專以為五帝然以周禮考之肆師之職類造上帝對於天神按周禮凡稱天神皆謂天也以上帝為天則不應復云對於

天神矣又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先儒以為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而孝經亦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與祀天旅上帝之文相合葢郊明堂異祭后稷文王異配則天與上帝亦宜有異以此推之謂上帝専為昊天上帝者非也又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按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上帝五帝所張不同則謂上帝専為五帝者亦非也然則上帝果何謂與按書稱類於

上帝孔安國以謂昊上及五帝孔穎達從而釋之曰昊天五帝上帝可以兼之由是推之所謂上帝者葢兼昊天五帝言之西漢已有是説矣故安國用此以解經文至鄭康成始引讖緯之書傅會以為六天乃謂昊天上帝為北辰之星五帝為太微宫中五帝座星此則康成解經之罪非先儒之説本然也然則不曰昊天五帝而曰上帝何哉葢言昊天上帝則不及五帝言五帝則昊天不與舉上帝則昊天五帝皆在其中以昊天及五帝

皆有帝之稱故也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葢先王尊事五帝與昊天同服冢宰掌祀五帝與祀大神祇之禮同則明堂并祀昊天五帝不為過也秦祀白青黄赤四帝揚雄以為僭祭天之禮漢武帝祀泰一五帝於明堂合高皇祠坐對之葢天神貴者曰泰一其佐曰五帝雖出於方士之言然所謂泰一即昊天也故武帝皆祀於明堂以高帝配食則明堂并祀昊天五帝於此可見歷代明堂或并祀昊天五帝

或止祀五帝其去五帝座專祀昊天上帝者唯晉太始
唐顯慶中爾本朝皇祐中大享明堂參用南郊蜡祭之
禮嘉祐七年禮官始議改正設昊天上帝位以真宗配
次設五方帝位次又設五人帝位以五官從祀自是遵
行遂為故事至元豐中始詔祀英宗於明堂唯以配上
帝而五帝不與論者以為未安詔臣等集議臣等稽之
經典既如彼迹之故事又如此伏請自令宗祀神考於
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并祀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以稱

嚴父之孝以成大享之義

右元祐七年上時為禮部侍郎

上哲宗皇帝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

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愧於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

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傜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截然不紊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啟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貞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大者乎伏惟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沈静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

親聽斷勵精為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祭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咨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温顔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為天下

則動而為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暬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唯陛下留意毋忽

右元祐七年上責近惡公語切直出知瀛州

薦徐積為太學官狀

臣待罪從官職在薦士有所聞見不敢以中外為間臣伏覩楚州學教授徐積居今之世行古之道安貧守約垂四十年其稱於天下不止一善而於事親最為篤至

力行之外讀書為文雖處閭閻有志世務察其所存葢非山林之士沈溺枯槁者之所為也不幸耳疾不能出仕朝廷胙用舉者處以學官一州之人賴其矜式然臣竊謂如積之賢不獨可教一州宜置之太學使太學諸生朝夕親炙而則效之自然四方成風遠近知勸其於補助教化成就人才得積一人所補多矣伏望聖慈因臣之言詢訪近臣如臣言不妄乞優加官秩授以太學職事然恐積安於鄉里未易輕致乞勑本路監司守長

敦遣就道量給裝錢及具人船送至闕下如此則朝廷待遇之禮已周積自無名辭避昔唐用陽城為國子司業而諸生歸養者一日至二十餘人得一何蕃為太學生而六館之士不從亂盜賢之所在必有宏益況今風俗陵遲士節不勵如此等人尤當崇奬此臣所以惓惓懇懇為朝廷言之忘其身之疎逺也臣與積皆治平四年進士雖知其人初未識面昨過楚州入境稱積之賢者衆口一辭既見其貌聽其言與衆之所稱者同惜乎

尚滯一州掾如太學風化之地最其所宜而未有以上聞者輒冐昧以言仰瀆天聽臣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伏候勅旨

右元祐八年九月初三日上時知江寧州

薦章處厚呂南公秦觀狀

臣竊見朝請大夫新差知永州章處厚才足以辦事而持以寛厚智足以繩奸而不為苛察老於吏事風裁甚優見係第二任知州資序臣令保舉堪充監司科建昌

軍南城縣布衣吕南公讀書為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常舉進士不合退處畎畆躬耕著書不求人知自足丘壑江南素稱多士如南公言行卓然少有其比臣令保舉堪充師表科蔡州學秦觀文辭瑰瑋固其所長而守正不回兼通世務臣自熈寧中識之知其為人實有可用非但采聽人言塞明詔而已臣令保舉堪充著述科如蒙朝廷擢用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右元祐八年十月上

上哲宗皇帝乞詔天下皆得直言及百官次對

臣聞自昔有為之君欲以收攬威柄脩立政事一新海内之耳目則必公聽並觀大開言路使朝廷得失民情利病百官忠邪賢不肖畢聞於上然後虛心審察揆以古誼參以時變出於天下之公而無悖於前可施於後者則斷而行之出於一人之私而於前為無稽於後為有獘者則絀而不用以此經綸天下之務酬酢萬物之

變故能所為必成所欲必獲古之興王所以功施一時澤及後世未有不出於此者伏惟皇帝陛下躬至德開大明方且夙寤晨興以總覽權綱更革時弊為志然後發德音下明詔使人人得直言時事無有所諱以廣聰明以通壅塞正在此時而中外寂然未聞有所諮訪此臣之所未喻也論者或曰方今宇內無事朝廷清明陛下循守舊章足以稱治尚何事於言哉臣竊思之斯言過矣何則舜之繼堯無異道也方堯老而舜攝固已闢

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及其命九官則天地人神草木鳥獸之政無所不舉而終之命龍作納言蓋雖堯舜之盛德又當極治之世所以通天下之情者猶不敢不以言為急又況德未臻堯舜之盛世未若唐虞之治者乎惟是臣下用事則或蔽於自私而惡聞其過于是多為關防杜塞言者指鯁言正論為矯激以循默取容為忠厚此則任事者之所便非為朝廷之忠計也昔漢宣帝之初上書者皆為二封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

去不奏及魏相執政白去副封然後天下之情無不上聞宣帝所以知人疾苦成中興之功魏相所以總領衆職號稱賢相者能去壅蔽故也在陛下無有為之志則已苟有志焉而不廣開咨詢訪納之路臣未見其可也臣愚欲願陛下明詔天下皆得直言又詔百官使以次對諭以至誠求助之意責以盡忠無隱之誼其言而有益則不惟納用且加以賞言而無益則一切包容置而不問如此則遠近之人知陛下有求言之實有聽言之

明孰不感激奮勵應上之求哉雖然四海之大士民之衆不必人人皆知義理方陛下虛已下問之時豈無乘間投隙以姦言私說惑亂聖聽者此則在陛下聽納之際有以辨之而已孔子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孟所以知言用此而已蓋人之以言接于我者不能使之齊而能使吾不為彼

之所惑者辨之有道故也辨之有道則雖姦言私說雜陳於前安能移我之意哉茍畏其惑亂而遂廢咨詢是何異憂噎而廢食也臣愚待罪從官轉徙五郡道路傳聞皆謂陛下聖質髙明濟以果斷其志將以有為於天下日夜傾耳以聽德音而久之未有所聞輒因賜對首敢以是為獻伏為留神採擇

右紹聖元年閏四月上時除知杭州過闕

上徽宗皇帝乞脩轉對之制詔百官民庶極言

時政

臣伏讀詩書見周成王即政之初咨嗟求助至於再三羣臣進戒亦皆至誠懇惻無所諱避然考其時猶在除喪朝廟之後及康王嗣位自乙丑至癸酉纔九日而君臣更相訓告如恐不及夫詩書所載固非空言而康王纍然在喪服之中上下相飭如此其急豈非天位至重守之至難祇畏恐懼尤在其始故雖宅憂之際虚心納善亦不敢以已乎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天質夙成

孝友慈仁形於言動自出居邸第雖未能有所施為而天下稱頌以為賢主及踐阼數日弛張廢置出於獨斷者莫不曲盡物情大慰民望則又天下歡呼以為英主此誠宗廟社稷之福夷夏生靈之慶也然臣以謂四海之遠非一人視聽之所能周萬幾之衆非一人思慮之所能給必須合天下之目為之視合天下之耳為之聽合天下之心為之思慮如是則陛下不視而明不聽而聰無思無為而天下治矣夫為此者非他在開言路而

已言路開則上無不聞之事下無不達之情以之振舉
廢壞蠲除疾苦考覈能否判別忠邪唯陛下之所欲為
無施而不可也昔者以舜繼堯所守一道然猶明四目
達四聰及禹繼舜亦拜昌言在漢宣帝始親政事則詔
臣民上書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即位孫伏伽
以小事諫太宗厚賜勉之以誘言者至於本朝可謂平
治而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考舉而行之於
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臣願陛下遠觀舜禹

成康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使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陛下擇其所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予之金帛其言不足采若狂妄牴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紓發鬱堙壅塞之情當今先務莫大於此願陛下亟行之

右元符三年二月十九日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皇帝論減罷監司守臣上殿

臣聞朝廷政事以民為本與民親者莫如逐路監司及州長吏祖宗以來常重其選故監司辭見皆得上殿而州長吏人數猥多不可人人延見則擇其州之要重繁劇與夫沿邊守禦之地為長吏者則許上殿舉天下之大無慮三百餘州而長吏得對清光親承教旨不及百人不為多矣近者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合上殿者減罷其半於半之中又減朝辭上殿者二十有二州其辭見得上殿者纔二十有三州而已紹聖四年文臣一路

兵鈐及監司職任並許上殿指揮又罷不行臣愚竊所未喻也夫祖宗必令監司知州軍上殿者豈苟然哉視其貌則疲癃老疾無所擠與之言則能否邪正莫能欺因此以察執政用人則精粗得失無不見矣為監司長吏者受命而行躬聞德音則人人曉達上旨有所遵守政成而歸親面天顏則人人各述所知口陳指畫而上下之情無有不通者矣非獨如此躬親庶政收攬威權者人主之大柄延見臣下咨詢不倦者人主之盛德祖

宗以來所以不憚日昃之勞不厭應接之煩葢有以也今陛下初即寶位方當勵精為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臣愚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咨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為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夫自古帝王有志於治者未嘗不廣延羣臣博問兼聽而於治民之官尤所注意在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

相稱必知其所以然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西漢二百餘年獨宣帝之世循吏為盛漢之刺史即今監司之任也漢之守相即令知州軍之任也宣帝所以綜覈名實為漢賢主其本在此以陛下明聖方將興建德業比隆三王如宣帝所行為之甚易臣愚欲願陛下近守本朝成憲遠稽漢宣帝故事出自聖意申命輔臣自今監司知州軍辭見上殿並如舊制內監司

及帶一路兵鈐仍依紹聖四年指揮其餘則依令年六月十六日詔書施行所貴上循祖宗之典下貽子孫之法其於政體葢非小補惟陛下留意無忽天下幸甚

右元符三年七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皇帝論中書舍人不當書門下錄黃

臣伏見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於三省詔令所出則自中書審覆駁正則繇門下受而行之則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缺一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有給事主讀

尚書則有左右司郎官受付使之更相彌縫更相可否然後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立政官人舉無過事此祖宗設官分職之本意也葢三省各有分守不相侵踰而門下一職近取諸身則為咽喉遠取諸物則為門戸所以駮正中書違失故自來舍人不兼給事之職伏見近日給事中封駮中書録黄三省進呈却令舍人書讀行下臣愚竊恐因此隳壞官制有損治體寖漸不已遂成大敝此臣夙夜熟慮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伏望聖明戒

飭執政大臣謹守神宗所定官制勿使三省屬官得相踰越而中書詔令必由門下方得行出以明職分以正紀綱以為天下後世之法惟陛下留意無忽

右元符三年八月中批鄧洵武為史官給事中葉濤龔原封駁乃命中書舍人徐勣書門下錄黄行出公上此奏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皇帝論龔原罷給事中

臣伏聞給事中龔原以妄議政事罷職降官差知南康

軍臣初聞之意謂原資性山野不善為辭冒犯天威自取黜逐陛下寛仁大度優容直言初雖震怒終必矜赦傾聽數日未聞别有指揮臣愚竊有所懐不敢隱默苟止惟陛下留神聽察臣伏惟陛下即位之初深懲前日羣臣阿諛壅塞之弊收録廢錮召還朝廷又命近臣選舉臺諫官以補缺員仍下詔書許人直言時政闕失中外歡呼以謂堯舜之治指日可待故四方之士間風踴躍争獻所聞以裨聖政況於朝廷之内有官守言責之

臣孰不激勵自奮欲以仰副陛下虛心納善之誠哉是以期月之間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其有官守言責之臣則遇事輒發無所顧避比之前日論事之人其多何啻百倍非皆好默於前而好辨於後其所以誘之者然也古人所謂主聖臣直豈非信哉剡如原者素以學行知名頗識事君之義昨蒙陛下取於疏遠之中驟置侍從之列其設心以謂非傾竭忠誠有犯無隱不足以當陛下拔擢委任之意是以自入東省數有論列雖未

必皆當聖意然比之前日偷安茍容以保禄位者誠有間矣以陛下之明聖豈不察其用心以陛下之寛仁豈不容其冐瀆遽然黜逐實駭衆聽况當獨斷之初而近臣以言得罪臣恐在位之人自此以言為戒謇諤之風寖微阿諛之俗滋長小人觀望復萌僥倖之心所係甚重不可忽也臣受陛下厚恩而以論思為職茍有所見輒以上聞每蒙優容未賜誅斥令兹所論非獨為一龔原實以上繫國體伏望陛下少霽雷霆之威俯納芻蕘

之議萬一可采乞出自中批寬赦原罪或令降官供職以責後效或別移在京差遣使之自圖去就庶免朝廷有因近臣論事遽行黜逐之名不勝幸甚

右元符三年九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皇帝論內降指揮不可直付有司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滯淹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歡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親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

為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竊有所見不敢緘默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覩內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叅議門下審駁乃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勑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

內中批降旨揮亦須將前後勑令相參審度可否然後
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為稱職葢三省樞密院皆
執政大臣陛下委以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
吏但以奉行文書為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
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
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葢謂此也至
於內外臣僚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紀綱增長僥倖以陛
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為言更願陛下戒之嚴

行杜絶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

右元符三年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皇帝乞法仁宗下詔禁絶干求内降

臣伏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屢下詔書約束臣下干求内降令中書樞密院如内降與臣寮遷官及差遣者並具條執奏以聞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御史臺閤門牓諭仍著為法皇祐二年因祀明堂肆赦嘗諭輔臣曰比有貴戚近習夤緣請託以圖内降雖頗抑絶

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禁止之庶澄清宿弊示信天下時輔臣對以載之赦條恐未盡聖意乃别為手詔與赦書同降葢仁宗之仁如天於人之欲有不能違然一切狥情則侵紊紀綱虧損刑政故令執政大臣具條執奏人主致恩人臣守義上下維持交相儆戒又令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則人自不敢夤緣請託故一時朝廷號令肅清間有干請之人輒為諫官御史所劾仁宗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終不至於優柔牽制者其術

蓋出於此也恭惟陛下天資寬仁正身率下論者謂有仁宗之德矣寬則無所不容仁則有所不忍臣愚竊慮内外之人因此必有干祈陛下雖正身於上而迫于請禱無以却之執政大臣又或不能一一執奏日積一日則侵紊紀綱虧損刑政其為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愚伏願陛下監觀仁宗所以防制左右杜絶恩倖之意特下詔書戒飭内外之人不得干求内降旨揮非憲章所存者令執政大臣具條執奏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

罪仍責諫官御史常加覺察牓諭朝堂著之於法使內外明知聖意所在如此則聖治日新朝無粃政小人安分于私室請謁不行於公家以成陛下寬仁之德以稱陛下正身率下之意垂之萬世貽訓子孫豈惟天下之幸實社稷無疆之福也惟陛下裁擇

右元符三年十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上徽宗論日食赤氣之異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首罷後苑工巧之技放免京城

末作之人數百家使得衣食其業又罷皇城司探報公事以省刑獄滋彰之弊又罷遠方收買珍珠翠羽之類宮室服玩淫侈過甚者屏而弗御數月之間内外歡呼震動都邑既又振拔滯淹申理無告流放竄逐皆得生還增耳目之官以廣視聽下不諱之詔以開言路仁心仁聞洋溢方外遠人聞風咸知敬慕宜其上應天心和氣充塞災害消弭符瑞日臻而乃連年日食皆在正陽之内今歲正旦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意者陛

下簡儉清靜之化或衰於前而宮室服玩之侈聲色技巧之好或萌於心與抑刑獄滋彰之弊復生而閭里有不安者與不然則朝廷上下忠邪賢不肖未辨而政令賞罰有未當與抑左右前後有阿諛壅蔽竊弄威福之人而四方萬里銜寃失職之民有不得申者與此宜陛下反復循察一日三省萬一有纖毫之失固當痛自刻責改過不吝使皆無之猶當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博延忠良使之交儆庶以答塞天變轉災為

祥至於備邊鄙之虞防姦宄之發在於今日皆不可緩然蕭牆之内則所當先未有腹心和而四肢有疾朝廷正而四遠不治者也在昔太戊以桑拱武丁以鼎雉中興商邦宣王以旱災中興周室天人相與之際敏於影響災異之來未必不為福也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迺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推此言之今日之變豈非天意欲以覺悟陛下增益聖德以為宗廟社稷無

疆之福哉此正陛下正心誠意恐懼修省之時也若夫避殿損膳寛宥縲繫此特歷世相承之故事耳非應天之實也惟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妄深思而省察之天下幸甚

右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曲阜集卷二